

星 / 月 / 书 / 坊 / 丛 / 书
XINGYUE SHUFANG CONGSHU

童年的 牧歌



徐 鲁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星 / 月 / 书 / 坊 / 丛 / 书
XINGYUE SHUFANG CONGSHU

童年的 牧歌



徐 鲁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童年的牧歌/徐鲁著.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5. 5

(星月书坊丛书)

ISBN 7-202-03760-2

I. 星… II. 徐…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42901 号

丛 书 名 星月书坊丛书

书 名 童年的牧歌

著 者 徐 鲁

责任编辑 李 方 段 鲲

封面设计 耿 果

插图绘制 玖久视觉工作室 赵 莹

责任校对 付敬华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编: 05006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24

印 张 7.5

字 数 91,000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书 号 ISBN 7-202-03760-2/I·678

定 价 11.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我坚信，我如此热爱的一切，
绝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贫困生活的全部颤音，
这不可思议的一腔热情。

——勃洛克

目 录

世上只有妈妈好	001
心上的河流	007
二十年前的风琴声	016
红领巾飘在我的胸前	023
金色的草垛	027
老不死的三棵树	039
山 魂	047
失去的草篮	054
华老师	057



目 录

- 065 绿阴下的红墙
- 076 书香难忘
- 079 夹壁中的旧书
- 082 暴风雨中的伙伴
- 093 三个人的小屋
- 105 风雨大洼地
- 110 失学的日子
- 123 会当水击三千里
- 132 十里风雪路

目 录

告别故乡	138
追忆逝水年华(后记)	148
这个少年的热血/竹林	153
忧伤的成长与记忆的群像 ——徐鲁访谈录/黄艾艾	165
编后记	172

世上只有妈妈好

卓娅和舒拉的妈妈在回忆自己送孩子们上学的情景时，这样说道：“……人第一次把自己的孩子领到学校的那一天，是一生所记忆的日子中最美好的日子。所有的母亲一定都记着那一天。”卓娅和舒拉是幸福的，他们有一位值得自豪的好妈妈。

我也有一位好妈妈。虽然她很早就离我而去，但她却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和心灵中。

我上学念书那年，已经八岁，但我实在不记得妈妈送我到学校那天的情景了。如果妈妈现在还活着，我一定要问问清楚的，我相信妈妈一定会记得。我努力地想啊，惟一能够想起的是，当时我有一个很漂亮的花书包，那是妈妈用从街坊邻居家讨来的各色花布边角拼做而成的。书包里装着一块崭新的带小木框的石板，另有一小捆白色的细



石笔——那是妈妈用卖鸡蛋的钱从集镇上为我买回来的。而我的一套崭新的“学生蓝”制服的前襟上，有妈妈为我别上的一块蓝手帕。我想，当妈妈牵着我的手迎着朝阳走向学校时，妈妈肯定是又自豪又依依不舍——她或许正在担心，今天，她把自己心爱的儿子交给了世界，明天，这个世界将会还她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而我当时的神态，大概是又得意又有些惶恐的吧。

我在家乡小学念书的五年时间里，自始至终被每一位老师及村里的大爷、婶婶们，视为勤奋用功、好学上进的“好孩子”的。

且不说我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是班上的班长或学习委员吧，也不说我的学习成绩总是我们班级乃至我们整个学区的第一名或第二名，更不用说，我还是我们那一级的第一位由老校长亲自给佩戴上了红领巾的学生，并且三次代表学校出席了学区的“三好”学生代表大会……单是我每年放寒假时领回来的奖状，就足令许多家长和小伙伴们钦羡不已了。我记得，我第一次领到的奖品，除了一张奖状外，还有一张最新的毛主席像和一个漂亮的硬面笔记本，我把它们交到妈妈手上时，妈妈高兴得流着泪把我紧紧地拥进怀里。妈妈在村里一向善良、贤淑和要强，当时她把我看了又看，抚摸了又抚摸，说我是一个争气的孩子。

那些奖状，妈妈总在每年过年的前几天，把它们依次钉到墙壁上，旁边配上别的年画。正月间，凡来走亲戚的人，尤其是一些长辈，都会看到它们，并无一例外地啧啧称赞我有出息。妈妈从中默默地感到极大的安慰。可以想像，在妈妈的心中，一定浮现着我的灿烂的前程。过了正月十五，妈妈又会小心翼翼地把那些奖状一一取下来，用旧报纸卷好，放进我们家那个大红漆的木箱子里，第二年年关时再拿出来……

妈妈是生长在海边的渔家女子，素以能干而赢得村里长辈的夸赞和晚辈的尊敬。春种秋收，为了地里的庄稼，妈妈早出晚归，从来不让队里的人说闲话。现在，站在我心海里的妈妈，仍然是这样的形象：衣襟上沾着泥土，头发上落着麦芒与草屑，蓝布衣服汗湿得泛起一层白碱……但她却把我们兄妹几个收拾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对于村里的孤苦饥寒，妈妈总会尽力周济，不存芥蒂，即便是素不相识的过路人、逃荒者，她也无不热心相助，诚心实意。

我还记得有许多个冬天的黄昏，妈妈站在晚星升起的旷野上，呼唤我们回家添衣裳的情景：晚风吹起她的衣襟，吹乱了她的头发，但她的脸上却充满了对我们疼爱的微笑与嗔怪……

是我十一岁时那个冬天的最后日子吧，柳芽儿正在返青时，我独自提



着空空的小篮子，在冰雪消融的大青山上奔跑着，贫穷、艰辛、饥饿的年月，竟使得一向身体强壮的妈妈病倒了！我是在为病中的妈妈寻找那刚刚发芽儿的苦苦菜。我几次听见妈妈在半夜里对奶奶说：“真想吃一顿大青山的苦苦菜啊……”

在那整个漫长的冬天里，我的心中总是怀着这样一个信念：春天到来的时候，妈妈的病就一定会好的，那时我们大家也都会好起来的！为此，我常常一个人背着家人，冒着大风雪跑到郊外，仿佛在聆听、在等待，从冰河那边，从大青山那边传来的春天的脚步声……

但是有一天，当我提着半篮子苦苦菜根从风雪黄昏中回到家里时，妈妈却永远地闭上双眼了。她死前竟没能看上一眼亲爱的儿子！她的枕边放着我的小学班主任送来的我刚刚获得的奖品和奖状——一个蓝皮笔记本和一双白色的运动鞋。妈妈是带着苦涩的微笑离去的，她再也听不见儿女们的哭声和呼喊了！

从此以后，不公正的命运把过去的岁月所留下来的，我的个人生活和未知前程的最后退路——和亲生妈妈的相濡以沫的联系，彻底地切断了！在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将永远是一个没有妈妈的人了，我将再也不能和自己的妈妈同欢乐、共忧愁了！

妈妈死时，年仅三十一岁。

春去秋来，人世倥偬。我在对妈妈的痛苦思念和怀想中，又度过了十几年匆匆的奋斗岁月。“有妈的孩子是个宝，没妈的孩子像根草……”人间冷暖，世态炎凉，我既不能诉诸于妈妈的耳畔，也不能求妈妈再爱我一次，给我更多的温情、慈爱与鼓励了。惟有妈妈生前看到过的那些奖状——这是妈妈生前的安慰和死后的希望——还曾一度完好地保存在那个大红漆木箱里，我都不忍去翻动它们。

有一年夏天，我从遥远的鄂赣边城第一次回到阔别多年的胶东故乡。我独自踏上记忆中的大青山古道，几乎是拨开遍山的荆棘和没膝深的荒草，才找到了妈妈的野草蓬蓬的坟墓。我双腿跪倒在这荒草丛中号啕痛哭。年年柳色，年年秋风，年年雁过草枯。跪在妈妈的坟前，我点燃了积攒多年而未捎给她的纸钱，片片纸灰像记忆的黑蝴蝶，绕着妈妈的坟头飞旋……

我用双手拔去妈妈坟边的野草，又捧起新土为妈妈覆盖着这永久的居处。我想像着，妈妈可能并未安睡，而是在这里等待着我，等待我来领她回家；我同时也想到，今生今世，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命运还会把我抛向何方，妈妈都将永远与我同在！她将总是默默地站在我的背后，站在我



的生命和灵魂最醒目的地方，时时刻刻注视着我，期待着我，并且以她的善良、正直和刚强，使我的生命透出对我正在从事事业的全部热情、执著和信念！——除此之外，我想，我还有什么更值得自豪的呢？

心上的河流

—

记不得是谁说过这样的话了：世界上只有一个孩子能给我以灵感，那就是童年时代的我自己。

记忆比铁轨还要长。

我在遥望着我的童年时光。

我相信，“那个孩子”也活在我的心灵中，从那时一直活到今天。

我念小学时的学校，叫北小峨小学。只要有人悄声细语地说到胶东，或者看到任何一本哪怕是轻描淡写地提到胶东旧事的书，我就会立刻想到坐落在这个小小的轮子般村庄里的我的母校。正如一首古老的歌中所唱的：“无论走到哪里，我都把你想望！”



我们的村庄，被一条蓝莹莹的小河环绕着。这是一条没有名字的河流，不叫“还乡河”也不叫“柳叶河”，虽然我常常在自己的诗歌和散文中用这样的名字来称呼它。从遥远的童年一步步走到生命的中途，经过了多少岁月的风雨和世事的烟尘，多少的景象与悲欢都被默无声息的时光的流水冲洗而去，永不再来。惟有这条河流，却一直涓涓不断地流淌在我的心灵和记忆的旷野上。清芬而温婉的流水注入我的生命和感情，汇合在我的血液里，与我的热情共存，与我的忧愁与欢乐同在。

同所有那时候乃至现在的一些乡村小学校一样，我们的教室是低矮而简陋的。土砖垒成的两个墩子上面铺一条长长的木板，这就是我们的课桌了。石板放在课桌上，而书包则吊在我们各自的脖子上。小小的黑板挂得很高，黑板前的一张白木小桌上放着一枝新削好的长长的槐条，它的学名叫“教鞭”。没有带玻璃的门窗，但透过那小小的格子窗棂，我依然可以看到外面晴朗的天空和一排排新栽的小杨树，听到那树上鸣响着的夏日的蝉声。再远处，就是那条在阳光下淙淙流淌的美丽河流了……

——说得阔气和浪漫一点，它便和我们的校园一起，成了我童年时美丽的憩园和伊甸园，一切的寂寞、欢乐和忧伤的镜子。清亮的河水里流淌着我生命里最初的牧歌，宽厚而温暖的河滩上深埋着我生命最初的梦——

我的沙土城堡和乘着纸船去航海的梦……

好，我就这样开始我的学生生涯吧。

二

我的第一位老师叫巧玲。她是我们本村的一位回乡高中生，瘦高个儿，白皙的皮肤，扎着黑油油的两根长辫子。她成了我们三十多个乡村孩子共同的姑姑、大姐姐和班主任老师了——或者也可以说，她是我们大伙儿的保姆。

那是艰辛、贫穷和寂寞的年月。我们共同的日子正如同许多年后我所读过的一本英国小说里所写的那样：那是最好的年月，那又是最坏的年月；那是希望的春天，那又是失望的冬天；我们有一切在我们的前面，我们又一无所有在我们的前面……。知识，对于我们这群野孩子来说，好像是不那么重要的。我所能记住的是，我们从此过上了一种小小的集体生活，一颗颗年幼的心，在黯淡和寂寥的季节里萌发出了各自小小的欢乐与温情的绿叶。它是我潮湿的记忆中永远不会生锈的金子。

春天里，我们在自己填平的小操场上赛跑、做游戏。一到星期六的下午，巧玲老师就带领着我们涉过小河，到山坡上去帮大人们为越冬的小麦



苗儿追施农肥。夏天，我们每人挎着一个小篮子去麦收后的田野上拾麦穗儿。休息时我们便列队为大人们唱歌，或者表演快板书和对口词。巧玲老师自编了通俗易懂的歌词，再配上人人熟悉的《八月桂花遍地开》或者《大红枣儿甜又香》的曲调，我们便郑重其事地一个节目接一个节目地表演开来，并且不时地赢得阵阵欢呼和喝彩。秋天里的庄稼收获完了，我们又会排着队去进行一次小秋收：捡花生果、挖半夏和成熟的臭瓜根块，也到高高的大青山上去摘松塔。花生交给队里做贡献，半夏和臭瓜根晒干了卖给公社的中药店，换来的钱用来买连环画摆在教室的小图书角里。而松塔呢，就留做我们过冬烤火的柴火吧。

我们当然最愿意到大青山上去采摘松塔了。男孩子可以攀到高高的松树上显示自己的勇敢无畏，女孩子可以吃到新鲜喷香的松籽儿。而且我们一起站在高高的山巅上，还能够远远地望见湛蓝的天空下那一片白得耀眼的大海，看到缓缓移动的银色的帆影……巧玲老师告诉我们，山那面是大海，而大海的那面又是高山。我们便问：那么，天到哪里才是尽头呢？老师说：所以你们要快快长大，长大了才会明白哦！

冬天说来就来了。好大的西北风啊！所有的杨树和槐树一夜之间就掉光了叶子，紧接着就落雪了。雪落在高高的大青山上，落在村边一个个金